

中国史记研究会丛书

丛书主编

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史记研究集成



第十四卷

俞樟华

邓瑞全

主编

史记论著提要
与论文索引

中国史学名著丛书

《史记》研究集成

史记研究集成



第十四卷
史记论著提要
与论文索引

·第十四卷·

史记论著提要 与论文索引

俞樟华 邓瑞全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俞樟华, 邓瑞全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

(史记研究集成: 14/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主编)

ISBN 7-5075-1565-6

I. 全… II. ①俞…②邓… III. 史记—研究—著作—内容提要②
史记—研究—专书索引

IV. Z89: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96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246.75 印张 495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990.00 元 (全套精装 1—14 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四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内容为《史记》研究的论著提要与论文及相关资料索引两个部分组成，共分为六辑。索引所收各种资料、论文、论著的起止时间，从《史记》问世直至2000年底。体例按书名、篇名/著译者/出版单位及期刊/发表时间等四大要项著录。资料来源有五项：一是1957年中科院历史所编印的《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二是198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燕起、俞樟华合编的《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专著提要》；三是“史记研究集成”参编人员的搜集，此为大宗；四是台湾李伟泰教授及其助手林雅琪提供了台湾地区学术界研究《史记》的目录；五是张新科教授提供了《史记》在日本的论著目录。此外，存世版本书目采自北京大学2003年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文学博士张兴吉的博士学位论文《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的附录。

作 者 简 介

本书主创作者俞樟华、邓瑞全，两人是论著提要的主要撰写者；俞樟华还是索引部分的主要搜集人，邓瑞全编校全稿，两人共任本书主编。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邓瑞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硕士生导师。本书参编作者：杨燕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明信，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可永雪，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兴吉，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伟泰，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藤田胜久，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415)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16)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17)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18)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19)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20)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21)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22)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23)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424)	附录《史记》研究年表	附录

目 录

第一辑 史记论著提要 (1)

- 一、古代《史记》论著提要(上)(明代以前) (1)
- 二、古代《史记》论著提要(下)(有清一代) (19)
- 三、近代《史记》论著提要(1900—1949) (54)
- 四、现当代《史记》论著提要(上)(1950—1989) (77)
- 五、现当代《史记》论著提要(下)(1990—2000) (109)

第二辑 史记论著索引 (139)

- 一、古代《史记》论著索引(清代以前) (139)
- 二、近代《史记》论著索引(1905—1949) (144)
- 三、现当代《史记》论著索引(1950—2000) (145)
- 四、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论著索引 (152)
- 五、台湾《史记》论著索引 (161)

第三辑 司马迁事迹与史记版本存世书目索引 (167)

- 一、司马迁传记、著作索引 (167)
- 二、司马迁图像、祠墓、家世索引 (177)
- 三、史记版本存世书目索引 (179)
- 四、附录一：《史记》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 (208)
- 五、附录二：日本、朝鲜《史记》刊行本索引 (210)

第四辑 历代文集与笔记中的《史记》散论	(214)
一、两汉六朝文集条目	(214)
二、唐代文集条目	(216)
三、宋代文集条目	(219)
四、元代文集条目	(233)
五、明代文集条目	(235)
六、清代文集条目	(242)
七、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条目索引	(264)
八、取材于史记的戏剧、小说条目	(280)
 第五辑 史记论文编年索引	(291)
一、近代《史记》论文索引(1905—1949)	(291)
二、现当代《史记》论文索引(上)(1951—1979)	(299)
三、现当代《史记》论文索引(中)(1980—1990)	(312)
四、现当代《史记》论文索引(下)(1991—2000)	(364)
五、台湾《史记》论文索引(1951—2002)	(414)
 第六辑 日本《史记》研究文献目录索引	(482)
一、关于古钞本的研究	(482)
二、解题、目录	(487)
三、译注、翻译	(489)
四、司马迁的传记	(493)
五、司马迁的思想与历史观	(494)
六、《史记》总论	(497)
七、《史记》之各篇	(500)
八、《史记》相关的研究	(514)
九、《史记》的语言	(520)
十、《史记》和日本文学	(522)
十一、其他	(526)

第一辑 史记论著提要

一、古代《史记》论著提要（上）（明代以前）

【史记三家注】此为裴驷《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注本的合称。三家注原为单刻，南宋以来合刻。《史记集解》是刘宋裴驷以徐广《史记音义》为本，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以注《史记》，广为《集解》80卷，唐司马贞又探求异闻，采摭经传子书典故，解裴氏之未解，疏释文义，并加音注，又作述赞，凡30卷，题为《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则步裴驷、司马贞之后，继作《正义》30卷。三书原来各自成书，至北宋始散列《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

三书先后递补，相得益彰，对《史记》贡献很大。它们从文字考订，注音释义，到注人、注事、天文、山川、鸟兽、虫木、制度、名物，无不具备。分别说来，大体《集解》以广征博引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著，《正义》则详于地名注释。三书对《史记》起了积极的传播作用，致使后世学者不能置而不顾。

三家注着力于《史记》史实的考订和补正。《夏本纪》载“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正义》均指出帝相被篡，其间历经羿、

浞二世，凡40年（一说百年），少康才得以复国中兴，《本纪》一字不载，“是为疏略”。《殷本纪》载汤在位时，伊尹作《咸有一德》。司马贞根据《尚书》指出，“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于斯，其言又失次序”。宋人晁公武称《索隐》“纠正抵牾，援据密致，如东坡辨宰我未尝从田常（作乱），为辞盖本诸贞也”。《史记》与经传及《汉书》的异同，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三家注对此或略作提示，引而不发，或具列歧异，以资探讨，凡此种种，均有助于对《史记》的研究。

三家注对于《史记》的宗旨、体例、方法等，时有论述发明。如《正义》指出：“《尚书》孔子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二书不同，当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索隐》：“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索隐》：“太史公博采经记而为此书，广记异闻，不必皆依《尚书》。”“太史公欲自为一家，事虽出《左传》，文则随义而换。”

三家注时有穿凿附会，有的则疏而不通。如《孟子荀卿列传》：“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穆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殆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隐》注：“按，《吕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是牛鼎言衍之术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完全曲解《史记》的原文。诸如此类，历代学者已屡有指陈。

【史记法语】 [南宋]洪迈撰。本书为《史记》古隽词语摘编。迈字景卢，号洪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乙丑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端明殿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此书共八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于《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依次标出，亦间录旧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备修辞之用。”需补充说明的是：一、其所纂辑，有词有语，以语为主，而

且语句一般较长，甚或有两句以上者。充分体现出词语摘编的性质；二、洪迈于诸书多有词语摘编本，自经、子至《前汉》，皆曰“法语”，自《后汉》至《唐书》皆曰“精语”，从以“精语”与“法语”对举，知“法语”的含义乃“可为典法的精粹、精彩之语”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句法古隽者”大体不错；三、其纂列次序，按《史记》一百三十篇原次第排列，“表”的部分，因摘采有限故未分“表第×”，只总列“表十卷”，所录词语只五条；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洪迈撰《南朝史精语》条指出，“盖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其排比成编者，则有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洪迈与其兄洪适、洪遵先后同中博学宏词科，他所编纂的《史记法语》，是现有最早一本采择《史记》典故精美词语以供揣摩文章、涵蓄学养之用的书。是书有四库全书本、《说郛》本（涵芬楼藏版）。

【班马字类】 [南宋] 娄机著。按韵分编之《史记》、《汉书》古字僻字字典。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共五卷，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按四声韵部（一东二冬三种四江五支六脂……）进行编次，多数为单字，也包括两个字的双声叠韵字。对于所列之字，先明出处，即见于《史记》《汉书》哪一篇，然后释义、辨音，即所谓“考证训诂，辨别音声”，并且对于假借、通用和古今异体字都予指明。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实有裨于小学，非仅供词藻扞扯也”。书前有娄钥序，后有机自跋二则。钥序称赞娄机不独取《汉书》而追源《史记》，合为一编，为“知所本矣”；机跋阐述“固作西汉书多述司马迁之旧，论古字当自迁史始。因取《史记正义》、《索隐》、《西汉音义集韵》诸书订正，作《班马字类》，互见各出，不没其旧”之意，并申明：“二史之字第识首出，余不复载，或已见于经、子者，则疏于下，庶几观者知用字之意也”。这样，这部书便不止是为缀文之士“摘取奇字以资华藻”，而

且具有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是书有四库全书本、涉闻梓旧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

【班马异同】 [宋]倪思编撰的一部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进行对勘比较的著作。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班马异同》的编撰大旨，“以班史仍《史记》之旧而多删改，务趋简严，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异可以知其优劣”（明·杨士奇《班马异同跋》）。其体式“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与《汉书·项籍传》对勘比较：“项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名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家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由于这样逐字、逐句、逐段、逐篇进行对照比勘，使得两书异同立见，长短较然，得失可考。它在《史记》研究上，开拓了比较研究这个新领域，成为后世《史记》研究一个专门课题；在比较方法与体式上，也有新颖而切用的创造，为后人从史学、文学、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新路，奠定了基础。《班马异同》所考也有不周全处：首先缺载陈涉、英布二传，是很大的疏失；其次，《史记》的《孝文》《孝景》二本纪，《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四书，《贾谊》、《韩王信》、《东越》、《西南夷》、《儒林》、《大宛》等传及《太史公自序》，俱与《汉书》有异同详略之处，皆未作比勘。此书有明·永乐刊本，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十二卷，只有对照，无眉批旁批等评论文字，是倪思所编单行本，与后题《班马异同》或《班马异同评》之三十五卷的倪思编刘辰翁评合刻本不同。

【班马异同评】〔宋末元初〕刘辰翁在倪思《班马异同》基础上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评论的著作。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宋理宗景定三年举进士，以廷试对策忤权臣贾似道，列丙等。曾任濂溪书院院长，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不仕，隐居以终，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词人。倪思的《班马异同》，开辟了异同比较的新领域，可惜它只有比勘对照而未加评论。以诗文鉴赏擅名的刘辰翁，对它很感兴趣，便“亲为品鹭”。书中从一字一句、一段一节的删、改、移、易的是非得失品评起，及于“史法之繁简，事辞之比属，与夫作者之微文隐义”（《史汉方驾》沈启原叙）都评论到，但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它评论的重点和价值是在文学方面——特别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对于人物心理性格的分析与人物语言的推敲等。譬如《淮阴侯列传》韩信与陈豨密语一段，《史记》原文是“淮阴侯携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汉书》改成“淮阴侯携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刘辰翁于此评曰：“‘携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字字已是，不可增损，增‘数匝’已拙，增‘而叹’少缓，‘欲与子有言也！’却去‘也’字，大非。其凄凉不快，正在此一‘也’字！若增‘吾’字，去‘也’字，语势径直，其反形成矣，非徘徊犹豫甚不得已之意。从一‘也’字有成与不成之异。若此处看得言有可悲，则过在高祖，文字之妙如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氏对《史记》的文学创作特质，已经有所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评述，具体表现为：一、指出《史记》的某些篇章、某些写法具有小说特质。如一则说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是一段小说”；再则说淳于髡以隐语说齐威王事，“此则小说之体也”。二、指出《史记》的许多地方、许多写法都有作者的想像创作。如张良佐汉的许多谋略，像举四皓、利啖秦将等，“类以己意揣之，情文俱见”，“皆史笔铺叙悠然也”。三、拈出“意态”、“精神”、“意气”等命题，说明《史记》写人，不止是单纯地罗列生平功状，更重要的是写出精神、意态。如

《绛侯周勃世家》总评说：“绛侯之功，莫大于诛诸吕，立文帝。然其人本强，无议论可书，故他传具载，此并左袒略之……《汉书》取其清宫事，尝无益于绛侯。然使无狱吏一事，则平生直功状而止，及膝背冒絮与既出而叹，乃最精神。”此书在《史记》研究和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可以概括为：第一，它将异同比较与文章评点、文学评论相结合，孕育了中国式的比较文学的雏形；第二，它与一般传统诗文评点不同，已经把评论的重点转向了人物形象，开了人物形象评论的先声；第三，它通过比照和批点，不止让人们看到《史》《汉》的异趣（《汉书》重史，《史记》重文），也显示出文史的异尚（文史分道扬镳势在必然，《汉书》已经开始向历史倾斜）。此书有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校刻本，其他明刻本。

【史记辨惑】〔金〕王若虚攻摘考辨《史记》采摭、取舍不当及字句疵病的著作。若虚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河北省藁城县）人。承安进士，历官左司谏，延州刺史，翰林院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自称溇南遗老。事迹具《金史》文艺传。是书共十一卷，其中“文势不相承接”、“字语冗复”、“用虚字多不安”、“杂辨”等卷，都是批评《史记》在语言、在用字遣词上所存在的毛病的。书中指出《史记》的叙述语言往往因匆忙或疏忽，出现文势蹉跌不相承接，逻辑上有所省略的现象（如《萧相国世家》客说相国曰：“君胡不买田地，贱货贷以自污，上心乃安。”等）；叙事上有重复或字句重叠烦冗的现象（如《舜本纪》关于舜父顽、母瞽、弟傲的记述等；文中用“而”字多不安，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如《齐世家》云“郤克使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李将军列传》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这些指摘，有的确能切中《史记》“记事疏略，剩语甚多”之病，使人们知道《史记》语言也有不够规范、不够简洁、不乏毛糙之处。但是这些指摘之中，也有好多是以“经义科

举法绳文”(刘祁《归潜志》卷八)。偏主疏顺清畅,只责字句之直白达意,而于声调章法,置之度外。其最显著的例子,是钱钟书《管锥编》之《史记·项羽本纪》条所剖析王氏举“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为“字语冗复”之例,说明王氏的一些讥弹,“匹似逼察江河之挟泥沙以俱下,未尝浑观其一派落九天而泻千里也”。从这里可悟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标准要求之不同,以及区分和研究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之必要。是书有四部丛刊本(涵芬楼藏版)。

【黄氏日钞·史记】〔宋〕黄震撰。黄震,字东发,宋宝祐进士,曾任史馆检阅,参加过国史实录的修纂。为学宗朱熹道学,但又不尽同。及卒,门人私谥文洁先生。

黄氏学识渊博,又明于史事,因此,他对《史记》的评论,非庸才学士能比。他议论《史记》,集中在义理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至于史实,略有涉及而已。黄震对《史记》颇为推崇,如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传》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夏,今看其传,不直一钱。李广每战辄止,困循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应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黄氏许多评论,不仅深入挖掘《史记》一书的宗旨,还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发明。他盛称《大宛传·赞》,指出后世一些人推广《禹本纪》的谬说,“谓周须弥之山为世界者”。黄氏这些论述,对于后人深刻理解《史记》是有益的。

黄震对《史记》也有批评,如他对司马迁指责子婴不能挽救秦的灭亡,提出异议。对司马迁列项羽、吕后为本纪,为刺客、日者立传,也颇多异辞,不能不反映出他在道学影响下的落后保守思想。

《黄氏日钞》有清乾隆间汪氏刻本。

【习学纪言·史记】〔宋〕叶适撰。叶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谥忠定。他对于经史子集均有评议。在史学方面，对《史记》以下十七史一一加以论列，惟史论居多，亦有史评，但于《史记》，独以史评为主。

叶适学识渊博，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论学独树一帜，不屑承袭前人窠臼，也不与时人苟同。他对《史记》颇有新异独到的见解，如说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若舍其德而以异震愚俗，则民之受患者众矣，惜乎史笔之未精也！”“迁断自共和（按指《十二诸侯年表》），著周统既失，不待东迁，以《国语》黜宣王事推之，不为无意”。“迁序良事无不可考，四皓之来，极其辨智，古今未尝有，而后世儒者欲以空义断其是非，何可当也！”但是，叶适与宋代许多学者一样，崇孔子而黜汉儒，由此影响到他对《史记》的批评，不免深文周纳，刻意苛求。如指责《黄帝纪》取长老传闻，“不择义而务广意，亦为学之患”；《礼》《乐》二书“不能本孔氏，空泛然华说而已”；《封禅书》“不能论正，反傅会之，虽微见其意，而所徇已多矣，安能救乎”；“迁论圣贤之际，大抵率易如儿戏”；“迁谓‘奉职循理，亦可以治’，是以末胜本矣。后世之治终不能反之正者，自迁之为《循吏传》始”。甚至否定一切，说《史记》“如刻偶人，形质具而神明不存矣。书完而义鲜，道德性命盖以散微，学者无所统纪，其势不得不从事于无用之空文”。叶适对《史记》诸表的攻击尤其偏宕：“均之一事，表既谱之，纪复纪之，世家列传又申明之，参互错综，十数见而犹未已，甚矣迁之自劳而启后世之烦且杂也”。明人叶道毅曾说，叶适评断前代学者，往往“不细推其所以然之故而发明之，而务以我为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正是切中了他的要害。

本书共二卷，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自序六篇，文字虽然不多，“其文刻峭精工”（陈振孙语），并有深旨，故为学者所重。《习学纪言序目》有1972年中华书局新排印本。

【史醵】 [明]谢肇淛所编汇之十七史隐词僻句集解。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摘十七史中隐僻字句，标列成编，凡一史为一卷，共十七卷（《史记》自然为首卷）。谓之醵者，自序以为解结之义。人之有疑甚于结，故求其解而笔之也。然于《史》、《汉》、《三国》诸书，原有旧注者，所载尚为明晰，于《晋书》以下原本无注者，亦仅录旧文，绝无考证，仍不足以解学者之疑。则所云求其解者，亦徒虚语矣。则此书不过是罗列隐僻词句，略加解释之作，虽属训解一类，但并无深入研究，实际上只起疑难生僻字句汇编的作用。是书见《四库全书》。”

【读史汉翹】 [明]施端教所编《史记》《汉书》各章迴句辞集。端教字匪莪，泗洲（今安徽泗县）人。是书共二卷，取《史记》《汉书》中字句之新异者，编录成帙。盖仿林越《汉隽》、洪迈《史记法语》、《西汉法语》例，属于名句辞典性质，为供搜词摘句者用。见《四库全书》。

【太史华句】 [明]凌迪知纂辑之《史记》隽词美语类编。迪知字稚哲，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是书乃摘集《史记》中名章迴句、隽词美语，按内容以卷一天文、时令、灾祥、山川、邑里……卷二性行、志量、修身、文学、言语……卷三交邻……卷四战阵……卷八鸟兽……单字、双字共八卷八十一门分类编排。每一词语下，明出处，引原文，间加注释。凌氏在序言中申明，“余之辑是书，乃为陶冶，舍而点铁成金，良工自得之而已矣！”凌氏还有《左国腴词》、《两汉隽言》、《文选锦字》诸书，与此书正好构成一个系列，以此可知作者实为有意识地给缙文应试的士人学子提供翻检参考工具的。与《史记法语》比较，它改依《史记》原篇目摘录为依词句内容分类编纂；《史记法语》所摘，有词有语，以语为主，而且语句较长，《太史华句》则词语并重，语句较短，有的相当于短语。譬如《史记法语》传第一《伯夷》篇摘“伯夷叔齐

虽贤，得夫子而名益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而《太史华句》则在卷三用人门摘为“附骥”。与《班马字类》相较，它的对象由“字”扩展到“词”、“语（句）”；它不是以声韵、而是以意义分类，更便应用。总之，从中可以看出这类著作从个人自为札记以志忘备考，到专为读者参考检阅着想的演进之迹。是书有融经馆丛书本、光绪八年会稽徐氏八杉斋刊本与文林绮秀本。

【史汉方驾】 [明]许相卿在《班马异同》和《班马异同评》基础上所编《史》《汉》异同比较的改进本。许相卿字台仲，海宁人（今浙江省海宁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较《班马异同》、《班马异同评》改进之处大体有三：一、体式上，《班马异同》将《史》文大书（用大字），《汉》文细书（用小字），文字连属，仅以字形之大小粗细分别，颇易混淆，不便阅读。《史汉方驾》则以《史》《汉》相同之文直书行中，不同者分别左右，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于左；《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于右（所以名为“方驾”），区分明显，条理井然，较《异同》为胜；二、篇目上，《班马异同》缺载陈涉、英布二传，削去卫青、霍去病传所附诸将，《史汉方驾》则将它们补缀齐备；三、评语上，因刘辰翁之评本稍为损益，间亦自出己意，或采名家评隘，是其贡献，然而从质量上看，并未超过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由于许氏过分自矜于左右分列的“奇绝”（他在本书识语中说：“倪思创例甚奇，刘会孟点勘尤奇。然旧编殊不便疾读，必如是左右行别异同，吾意亦奇绝乎！”），而没多在评论方面下功夫，致使这部著作在异同比较——特别是在思想艺术的评论上没有更大进展，这是令人为之可惜的。此书有明万历刊本。

【史记评林】 [明]凌稚隆所辑历代《史记》评论与有关资料的汇编本。凌稚隆，字以栋，号磊泉，吴兴（今浙江吴兴县）人。父，凌约言，以史学著，稚隆追本世业，以成先志，于《左氏传》，